

統一前後的柏林意象

羅翊寧

前言

透過柏林自由大學Nausikaä El-Mecky教授的講授與帶領我們實地參訪，我深入柏林的建築歷史記憶，探究各個時期建築的特色、功能，以及它們的現況、德國人對於建築、文化的取捨維護。二戰後的東西冷戰延燒至柏林，一場場東西方角力於此展開。而角力之後，東西德各留下風格迥異、用途懸殊的建築或意識象徵。然國家統一，文化亦統一，東德意象去留成了棘手的問題，其中，東德統治下的柏林故事，予我最多驚訝和感觸，德國人如何面對首都中的東德意象，更是發人深省，留予寬裕的討論空間。本文將從東西角力下的建築談起，掀開美蘇冷戰以外我們所不知悉的建築競賽；再縮小範圍至東德與東柏林，探究至今仍備受討論的東德建築，看看東德意象的形塑；最後，將目光聚焦於統一後東德、東柏林裡的建築意象去留，德國面對歷史的掙扎與坦然。

東西角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英國、美國、蘇聯分區佔領德國，位於蘇聯佔領區內的柏林同樣也被四國瓜分，法、英、美三國的柏林佔領區位於西邊，稱作西柏林，東邊由蘇聯統領，史稱東柏林。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展開長達四十六年的冷

戰，1961年東德政府在西柏林周圍高築柏林圍牆，西柏林成為西方孤島，首當其衝備受東德政府武力、經濟等脅迫。東西兩陣營間的競爭除了一般所知悉的軍武整備、經濟鬥爭、外交政策與太空競賽外，東西柏林彼此間亦有所較量。透過興建標誌型建築（iconic architecture），以其展現政權權力。根據 Smith 和 Strand 兩位學者所言，建築物依功能可分為圖像（icon）、目的地圖像（destination icon）、文化旗艦建築（cultural flagship）、特徵建築（signature building）、紀念館／碑（monument）、地標（landmark）（Smith & Strand, 2011）。東西德政府分別在柏林市內大興土木建設標誌型建築，各具其代表性，更是象徵自由與社會主義的指標，其中不乏許多紀念館／碑、地標、特徵建築。東柏林的電視塔具有「超越西方」的涵義，即是「有象徵意義或藝術重要性的建築」（Skclair, 2006）。而西柏林的漢莎住宅區展現多彩創新的西方自由主義，以內部或周圍環境聞名（Skclair, 2006），整個社區成為西德建築指標。以下分別介紹東西柏林的高塔與住宅區，及其背後的政治意涵：

一、西柏林的「柏林無線電塔」（Berliner Funkturm）與東柏林的「柏林電視塔」（Berliner Fernsehturm）

1926年，位於後來西柏林內的柏林無線電塔落成，當時最新科技下的建物稱霸天際，集地



圖1：柏林電視塔（圖片取自官網）



圖2：柏林無線電塔（圖片取自官網）



圖3：電視塔上的「教宗的復仇」

標與無線電功能於一身，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始終挺立。直至 1960 年代，東德政府為了展現東德社會主義的效率與展現其至上權力，於東柏林建造柏林電視塔，以 368 公尺大勝西柏林無線電塔的 150 公尺，於是，東德政府不僅將電視塔視為柏林市象徵，更引以為傲能贏過西柏林的最高建築。然而，每當天氣晴朗，日光照射在柏林電視塔頂端的金屬球體上，竟然呈現出類似十字架

的白色光芒，大大與東德當局的無神論相牴觸。因此，電視塔除了一般俗稱為「電蘆筍」外，也被冠上「教宗的復仇」（The Pope's Revenge）之別稱，原本的建築競爭意味轉彎，權力消長難斷輸贏，但這些都無損柏林電視塔居高臨下的地位。東西柏林雙塔競爭，為東西柏林競爭第一役。

二、西柏林的「漢莎住宅區」(Hansaviertel) 與東柏林的「卡爾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

從亞歷山大廣場 (Alexander Platz) 開始，一路經過施特勞斯貝格廣場 (Strausberger Platz)，再延伸至布蘭登堡門 (Frankfurter Tor)，為東柏林的卡爾馬克思大道。卡爾馬克思大道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最初稱作 Große Frankfurter Straße，1949年為慶祝史達林生日而改為 Stalinallee，1961年去史達林化運動開始，大道順應時勢改名，遂有了現在的名稱「卡爾馬克思大道」。卡爾馬克思大道為 1950年代東德政府的樣板工程之一，為的是裝修東德的門面，是為一帶有蘇聯建築色彩的旗艦住宅計畫，且是社會主義古典主義風格的代表。大道寬闊，當初為東德慶典等閱兵遊行之用，大道兩側的建築為平板式建築，由大塊石板層層堆砌建成，強調功能實用，內部有眾多公共空間與設施，為典型社會主義集中配置建築。又因為狀似一層一層的蛋糕，卡爾馬克思大道上的建築又被暱稱為「帶有結婚蛋糕風的工人宮殿」(worker palaces in wedding-cake style)。

大興土木的除了東柏林外，西柏林也不惶多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廢墟的漢莎住宅區，絕地重生，最初的目的為舒緩市中心的擁擠建築、創造綠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居住環境。而後，隨著冷戰升溫，東柏林的卡爾馬克思大道竣工，西柏林也於 1957年完成漢莎住宅區的整修興建，為的是與卡爾馬克思大道相互抗衡，不讓其專美於前。西德政府於此舉辦建築大展，以「明日之城」(City of Tomorrow) 為主題，網羅當時許多新銳建築師，繪製建築出新興建築，展現多彩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漢莎區內的住宅和生



圖4：卡爾馬克思大道上的建築（圖片攝於2014/7）



圖5：漢莎住宅區內的建築（圖片取自網路）

活帶有濃烈的個人主義，開放自由，對比東柏林的灰暗一致，呈現冷戰時期的緊張與拉扯。雖然這次因為課程著重於東德建築，我們並沒有機會親自走訪著名的漢莎住宅區，不過透過課堂上的相關影片，仍可以在其中窺見東西柏林抓住每個機會創造更好的公共空間，此為東西柏林第二役。

東德·東柏林限定

東西德建築在柏林各據一方、各有用途與意涵，彼此對望較勁，當時的景況緊繃，但是在後

世眼裡，皆饒富歷史重要性。在兩方權力對抗之外，如果將視野限縮於東德甚或東柏林特有的建築意象，濃厚的東德色彩是褒是貶仍難以定奪，一切端看歷史眼光與德國人如何將其定位，如何得以包容東德氛圍。這些特定的建築，可依形成概念粗略分為「權力掌控」與「無心插柳」。一個政權利用建築展現權力宰制的例子不少，希特勒期盼興建的日耳曼尼亞（Germania）便是一著名案例。以下將會提到的，分別為「共和國宮」、「史塔西總部大樓」兩棟建築，與交通號誌「小綠人」一意象。東德政府透過在前柏林城市宮的廢墟上建「共和國宮」十足具有權力征服的意味；東德時期祕密警察「史塔西」（Stasi）令人心驚膽顫、生活緊繃不安，其總部大樓給人監視、掌控的壓迫感，亦可視為在位者權力之延伸。而有些意象的出現，並非當局策畫，而是不經意即成了東德標誌、一種文化符號的代表，例如東德的交通號誌「小綠人」（Ampelmann）。藉由「共和國宮」、「史塔西總部大樓」、「小綠人」三個例子，簡介東德建築意象的形成與其延伸而出的象徵意義與力量。

一、共和國宮（Palast der Republik）

共和國宮原址為柏林城市宮，二戰時柏林城市宮遭破壞，東德政府不願復原興建，反之在其廢墟上蓋共和國宮，以表達對普魯士帝國主義的反動。1973年共和國宮竣工，供東德人民議會集會，強調給予人們自由與權利，得以享受不一樣的生活或聚會討論任何事物。但事實上它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東德人民議會於此開會的次數寥寥可數，真正的政權集會乃在現今宮廣場（Schloßplatz）的另一端。

共和國宮在興建時即強調其建築的多元用途，內有劇院、畫廊、保齡球館、餐廳、郵局等



圖6：當年的共和國宮（圖片取自網路）

公共休閒場所，是當時少數的多功能建築之一。雖然未達到供東德人民集會的目的，但是藉由其建築的功能與特色，共和國宮亦為東德人民提供了精采生活的想望。

二、史塔西總部大樓

「史塔西」為東德國家安全部，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祕密警察系統，成立於1950年，負責監視、情資蒐集、反情報等監控活動，滲透至東德人民生活中，無所不在，人心惶惶。其位於東柏林的總部，巨大灰樸森嚴，宛若藉由這棟大樓，展示當局者的控制力量無遠弗屆。任何人都可以是告密者，任何人都可以被監看，秘密竄流、噤聲，人民必須屈服於這棟建築物之下。柏林市內具歷史紀念意義的建築物不勝枚舉，礙於課程安排，這次我們並沒有時間與機會參觀史塔西大樓。但是光看網路上的照片，對照在卡爾馬克思大道上看到的建築，不難將之聯想在一塊，同為大塊石板建築，建材雖簡單，但高大的建築物本身即給人強烈的壓迫感，不難想像如果真的前去拜訪，面對史塔西總部大樓、歷史在耳邊低語，會有多想掉頭就走，逃離東德祕密警察的勢力範圍。



圖7：史塔西總部大樓／博物館外觀（圖片取自網路）

三、交通號誌小綠人（Ampelmann）

小綠人是東德的交通號誌，即一般我們所知道的行人紅綠燈燈號。1961年交通心理學家 Karl Peglau 根據「用路人看到有吸引力的符號時反應較快」的理論，設計出頭戴紳士帽、四肢短小肥大、模樣可愛的小綠人，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宣導交通安全。逗趣的小綠人於 1980 年代席捲東德，不僅在交通安全宣導上、社會文化上皆漸漸有名氣，更抓住小朋友的目光，相關廣播劇、卡通、學習教材相應推出，專職推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圖8：東德小綠人交通號誌（圖片攝於2014/7）

然而，德國統一後，任何代表東德的符號標誌都被剷除，1994年德國政府開始全面以以前西德使用的交通號誌取代小綠人，抗議聲浪不斷，但皆遭忽視，政府當局在意的其實不是號誌本身，而是號誌後面的意義，如果保存東德有關的符號或意象，在在有機會喚起（前）東德人的鄉愁，對政府不啻為一種威脅。於是，小綠人與其他東德下的文化產物一樣，被統一。

東德記憶的去留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1990年兩德統一，東德不復存在，其政府留下的建築云云無一不面臨清除的命運。東德的集體記憶去留如何，皆端看德國政府的智慧與面對歷史的態度。除了我們一般熟悉，德國人對於歷史的尊重和維護，柏林自由大學教授 Nausikaä El-Mecky 更提供不同見解讓我們思考、批判，討論隱藏在檯面下的東德清理行動。綜合上述的東德、東柏林建築與意象，時至今日其角色位置各有方向、故事及轉變。經整理過後，大致可分為保留、轉型、清除三部分。於下面詳細介紹之：

一、保留—卡爾馬克思大道

2012年柏林政府申請卡爾馬克思大道與漢莎住宅區共同代表德國爭取列入世界遺產，期盼冷戰現象和德國的分裂景況得以有所保存與紀念。柏林政府表示，卡爾馬克思大道著實反映出當時社會主義樣板建築風格，呈現和不論西德或現代都截然不同的建築與生活樣貌，因此，若卡爾馬克思大道能與漢莎住宅區一同申請並獲德國提名角逐世界遺產，一定更能凸顯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建築型態。此舉在在說明德國柏林政府對於歷史的重視與認同，不會因為政權、國土分裂造成

國家、人民苦難而有所摒棄，強調歷史價值重於政權立場。可惜該年獲得德國提名世界遺產的並非卡爾馬克思大道與漢莎住宅區，但是仍然無損德國人看重過去的理念。

二、轉型

1. 史塔西總部大樓

東德國家安全部原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統一後更是立刻遭到東德秘密警察大量破壞、銷毀檔案，唯恐民眾發現他們的偵查秘密。憤怒的東德人民群起集聚包圍冰冷的史塔西總部大樓，強烈抗議當年的情治控制、造成人與人之間惶惶不安。隨後，德國政府就史塔西總部原址成立史塔西博物館（Stasi-Museum），將當初的文件、監視裝置、精密儀器等還原展出，見證秘密警察的情資透滲透能力，卻也有人不願再進一步了解當年是否有人監視自己，深怕秘密曝光會無法承受。當初的監視怪獸，如今成為遊客好奇觀看的地點，從監控到被參觀，史塔西的轉型，是成功，卻也不勝唏噓。



圖9：博物館網站（圖片取自官網）

2. 柏林電視塔

柏林電視塔於統一後幸運得到政府保存，現已然成為柏林市重要地標，由於地處熱鬧的亞歷山大廣場與柏林市政廳旁，其地位已超過當初東德政府所預設，且遠遠蓋過柏林無線電塔的鋒芒。不分東西德、不去探究歷史過去，只要是迷



圖12：柏林電視塔與柏林市政廳（圖片攝於20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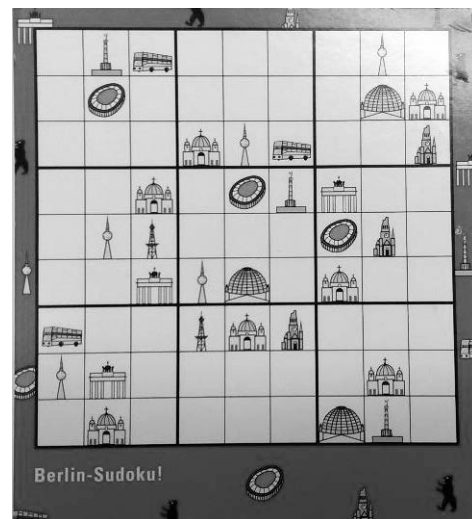


圖13：有電視塔的柏林明信片（圖片攝於2014/）



圖14：電視塔上的餐廳宣傳—利用建築形象塑造柏林意象 →（圖片取自官網）

路的市民旅人皆可抬頭因看到電視塔而知自己的方位，或在遠方欣賞具有獨特美感的龐然大物。電視塔宛若柏林守護神，看顧柏林內的熙來攘往。高塔上設有觀景台，讓民眾可以在電視塔上居高臨下、飽覽柏林風光；在塔上亦有旋轉餐

廳，不定期推出活動，讓電視塔本身不再有距離感，民眾可以再盡情享受美食之餘登高望遠。問過曾去過柏林的同學們關於柏林電視塔與無線電塔的印象，赫然發現大家都只知道柏林有電視塔，對於無線電塔則是一無所知，由此可見柏林電視塔已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並沒有纏困於幽暗的過去，並且搖身一變成為知名的觀光景點，建築轉型是為柏林代表，紀念品、明信片等上面都可見到電視塔的照片或剪影，東德的影子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性強烈的意象符號，形象深深植入人心，可說是相當成功的東德建築轉型案例。

3. 交通號誌小綠人

兩德統一後予以清除的東德小綠人交通號誌，在1996年時起死回生。工業設計師 Markus Heckhausen將小綠人製成紅綠燈，引發出乎意料的極大回響，人們開始注意到這個東德的符號，懷舊、新奇、歷史責任等情緒油然而生，一連串以「We are the People」為口號的保育運動隨

之展開，一方面間接抵制對於德國政府大量清除東德建物的不滿，同時更希冀能保留最後的東德記憶。透過有趣詼諧的抗議活動，有關當局願意妥協，最後決策決定在前東德境內的次要幹道上採用小綠人交通號誌，一些前西德地區的人行號誌亦使用小綠人作為交通指引。保育運動過後，設計師更進一步將小綠人融入創意產品中，於柏林的文化創意聚集區「哈克雪庭院」(Hackischen Höfen)開設第一家小綠人文創商店(Ampelmann Gallery Shop)，小綠人與各式各樣的產品結合，從最簡單的明信片到床具、烹飪用品，小綠人走進德國人的生活中，遂成為柏林文化符號(culture cult)，一種潮流，一種文化的象徵，一種到柏林非逛不可非買不可的紀念品。交通號誌小綠人雖在德國統一時一度遭清除，但後來卻是品牌、風格的文化勝利者，乘載東德的集體記憶，紀錄冷戰時期的東西歷史分野，並將歷史以嶄新的面貌展示於世人眼前。



圖15：哈克雪庭院內小綠人商店指標（圖片攝於2014/7）



圖16：小綠人商店（圖片攝於2014/7）



圖17：小綠人文創商品（圖片攝於2014/7）



圖18：小綠人造型餅乾（圖片攝於2014/8）

三、清除—共和國宮

共和國宮是本文的研究案例中唯一被徹底清除並且沒有後續保存運動的東德建築物。2006年共和國宮拆除工作正式開始，根據官方說法，統一以降建物內部即有非常嚴重的石棉汙染，拆或不拆的問題一直沸沸揚揚，拖到2006年已是時候著手清除。然而，身為東德議會的象徵，其存留對於當局政府本來就是棘手的問題。或影響市容，或為剷除共產社會主義，或者是真的為了人民健康，東德共和國宮都已夷為平地，在歷史上只留名、留影，不留下真實面貌供後人認識當年的風光，這遂成為德國統一後，與前政權種種和平共處的紀錄中，一小塊疤。

反思

柏林走過種種歷史動盪、走過東西德時期的分裂拉扯，在德國人眼中，過去雖傷痛卻都是共同走過的路。前一個政權留下來的建物與意象，我們可以征服，全部夷平，用蠻力征服前文化；也可以保存下來，用以記取歷史，在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在台灣，剷除、覆蓋前朝建設或行政措施彷彿是所有政權的共通性，有關政府當局只願保存與自己同一陣線、或對自己無害的建築設施，對於那些理念相悖的歷史事物，便有眾多理由於以消滅，歷史便遂成一段一段，沒有一定的脈絡可以依循。藉由撰寫本研究，我得以細看德國人的作法，雖然德國政府在統一之初，因一味摧毀東德相關事物而遭到抗議撻伐，但是隨後仍願意用緬懷、寬容、尊重的態度面對歷史傷痕。他們給予東德建築新的意義與功用，給予逝去的東德記憶另一種現在形式，能夠並存於現今城市社會中，讓人們在那裡看到歷史也看見未來，看

到失敗更看見在失敗中淬煉而生的成長。這些勇氣與智慧，都是我們亟需努力學習的。

參考文獻

書籍文章

Cobbers, A. (2007). *Demolition!: Berlin's Lost Building* (pp.6-13; pp.67-71). Jaron.

期刊

Sklair, L.(2006). Iconic architecture an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City, 10* (01), 21-47.

Smith, A., & von Krogh Strand, I. (2011). Oslo's new Opera House: Cultural flagship, regeneration tool or destination icon?.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8*(1), 93-110.

網站

Ampelmann Berlin (http://ampelmann.de/html/geschichte_english.html)

Berliner Fernsehturm (<http://www.tv-turm.de/en/index.php>)

Berliner Funkturm (http://www.funkturm-messeberlin.de/en/Funkturm_/)

Finding Berlin (<http://www.findingberlin.com/finding-hansaviertel/>) (最後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6日)

Palast der Republik (<http://www.slowtravelberlin.com/erichs-lampenladen-berlins-palast-der-republik/>)

Stasi-Museum Berlin (<http://www.stasimuseum.de/en/enindex.htm>)

Visit Berlin (<http://www.visitberlin.de/en/spot/karl-marx-allee>) (最後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6日)

部分圖片取自各建築官方網站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